

周頌說

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

傅 斯 年

凡是一種可以流行在民間的文學，每每可以保存長久，因為若果一處喪失了，別處還可保存，寫下的盡喪失了，口中還可保存。所以有些並沒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學，每每流傳好幾百年下去，再書寫下來，其間雖有改變，並不至於遺失，至於那些不能在民間流行的文學，例如藏在政府的，僅僅行於一個階級中的，一經政治的劇烈變化，每每喪失得剩不下什麼。這層事實很明顯，不待舉例。照這層意義看詩書，詩應比書的保存可能性大；若專就詩論，我們也當覺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國風。最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頌。誠然不錯，在口中流傳並不著於竹帛之文詞，容易改變，但難得因一個政治大變化喪失得乾淨，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動改變固難，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書周詩現在的樣子好不奇怪；周書出於伏生者，只是號為武王伐紂的兩篇，即得誓洪範，和關於周公的十多篇，即從金縢到立政，和顧命（康王之誥原在顧命內），以下還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東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佔這麼大？宗周百年中書的分配這麼不平均？再看周詩，大雅小雅頌中兩個大題目是頌美文武，稱道南國，二南之於南國更不必說，何以南國的分量佔這麼多？宗周百年中詩的分配這麼不平均？這都不能沒有緣故吧？或者宗周的詩書經政治的大變動而大亡佚，在南魯兩處，文之守獻之存獨多些。故現在我們看見詩書顯出這個面目來？要想尋繹這個問題有應當先去疏理者兩事；第一，經典之內西周的成分究有幾何？第二，詩書各部分由何集來？如何集成？這是大題，需要長時的分析校核，現在且就周頌說。

周頌有兩件在詩經各篇中較不同的事，一，不盡用韻，二，不分章。海寧王國維先生釋此兩事以為由於頌聲之緩，皆懸想之詞，無證據佐之。且魯頌有摹周頌處，商頌（實宋頌）更有摹魯頌周頌處，魯頌商頌皆用韻，是頌之一體可韻可不韻，則周頌之不韻非由於頌體甚明。大約韻之在詩中發達，由少到多，周頌最先，故少韻；魯頌商頌甚後，用韻一事乃普遍，便和風雅沒有分別了。若單就周頌論，這個情形非常明顯

，周頌中用韻者語句整齊，文義較順，近於大雅，不用韻者語句參差，文義難解，遠於大雅。大雅中最初篇章之作年不見戰國以前書，而時邁武諸篇爲克商之作，見於左傳。則周頌之由無韻到有韻，乃時代之先後，當無可疑。又魯頌商頌皆分章，且甚整齊，如大雅小雅。是周頌之不分章，非頌體之當然，若如王君頌體聲緩之說，魯頌商頌之長又要怎麼辦？王君意在駁儀徵阮君之釋頌義，所以把這兩事這樣解了，其實阮君釋頌，不特「本義至確」，（王君語）即他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證中，三證皆懸想，無事實，一證引燕禮記大射儀，也不是證據，只是憑着推論去，拿他所謂禮文之繁證其聲緩。儀禮各儀固說得每每最繁，不止於這一事，且由禮繁亦不能斷其聲緩。蓋時邁一章奏時無論如何緩，難得延長三十四節，若必有這麼三十四節一回事，時邁之文只可夾在中間，或首末奏之，不能爲此容之全。又由聲緩亦不能斷定他不屬於舞詩。阮君把頌皆看做舞詩，我們現在雖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詩之證據，但以阮君解釋之透澈，在我們得不到相反的證據時，我們不能棄此說，因爲頌字即是容字，固無疑義，舞乃有容，樂並無容，何緣最早之頌即出於本義之外？所以若從阮君釋頌之義，便應從阮君釋頌之用，兩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頌中，即頌體之開始中，不應有「觚不觚」之感。現在細看周頌實和大雅不同，大雅多敘述，周頌只是些發揚蹈厲之言。只到魯頌商頌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敘述，舞容必取蹈厲。若是周頌和大雅在用處上沒有一個根本的分別，斷乎不會有這現像的。

周頌在用韻上和魯商兩頌的分別應該由於先後的不同，周頌在詞語上和大雅的分別應該由於作用的不同，已如上節所疏，若周頌的不分章又該是由於什麼緣故呢？我想，周頌並非不分章，自漢以來所見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舊章亂了，傳經者整齊不來，所以才有現在這一面目。有三證：左傳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爾定」，其六曰，「綏萬邦，履豐年。」」我們用左傳證詩書有個大危險，即左傳之由國語出來本是西漢晚年的事，作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之說者，其有意把他們互相溝通，自是當然。但國語原書中當然有些論詩書的，未必於一成左傳之後，一律改完，所以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發明者，應該不取，因爲這許是後來有意造作加入

的材料。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異或竟相反者，應該必取，因為這當是原有的成分，經改亂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這一段話全和毛義不同，這當然不是後來造作以散入者。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證。現在看周頌各篇文義，都像不完全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來像一事；合起來才和顧命所說的情節相稱。此種嗣王踐阼之儀，不應零碎如現在所見周頌各章獨立的樣子。又載芟良耜絲衣三篇也像一事，載芟是耕耘，良耜及收穫，絲衣則收穫後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絲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亂，不過七月是民歌，此應是稷田之舞。又清廟以下數章，尤其現出不完全的樣子，只是他們應該如何湊起來，頗不易尋到端緒。此是二證。魯頌商頌雖然有演變，然究竟應該是繼續周頌者，果然魯頌商頌無不是長篇分章者，若把他們也弄得散亂了，便恰是現在所見周頌的面目。此是三證。外證有左傳宣十二年所記，內證有文義上之當然，旁證有魯頌商頌之體裁，則周頌之本來分章，當無疑問。舞為事節最繁者，節多則章亦應多，乃反比金奏為短，不分章節，似乎沒有這個道理。若謂周頌各章均有名號，或者其獨立甚古，則大雅單章之號，亦有見於經傳者。論語「南容三復白圭」是。又周頌中如時邁，以大雅之文義論，便應於「明昭有周」之前後分為兩章，今亦竟不分，凡此皆顯見其錯亂。至於在「詩三百」中周頌何以獨零亂得失了章節，當因頌只是保存於朝廷的，不是能「下於大夫」的，一朝國家亡亂，或政治衰敗，都可散失的。國風固全和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這樣專靠朝廷保存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說，周頌不分章由於舊章已亂，傳他的人沒法再分出來，然則我們現在在周頌中可能找出幾件東西的頭緒來？可能知道現在三十一章原來是些什麼東西零亂成的？答曰，周頌零亂了，可以有三件事發生：一，錯亂，即句中之錯亂，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錯置；二，次序之顛倒；三，章節之亡失。孟子引詩，「立我丞民，莫匪爾極」之下，尚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此語見大雅思文篇中，「莫匪爾極」下乃「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兩句，不知誰是錯亂者，或俱是經過錯亂的。宣十二年傳，武之三章有「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綏萬邦，屢豐年」，今桓在賁之前。至於各章不盡在三十一章別有遺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這三十一章中尋出幾個整篇來，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那些篇雜錯在這三十一章中，還有幾個

端緒可尋。

其一曰肆夏。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今在時邁。現在的時邁至少是兩章，以「明昭有周」以下爲第二章，其餘之章無可考。後來樂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至於此章之不屬於武，左傳已明言之。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傳宣十二年記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語，今在武賁桓三章中，他章無可考。據左傳宣十二年語，武乃克殷後作，所記念者爲武成之義，故莊王於此推論出武之七德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武爲儒者所稱道，在儒家的禮樂及政治的理論中據甚高的地位。王靜安君據樂記所記之舞容，從毛詩之次敘，就前人成說申長之，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說實無證據，現在先錄其表如下。

	一	成再	成三	成四	成五	成六	成
所象之事	北	出滅	商	南國是疆	分周公左右	復綴以崇	
舞容	總干立山	發揚蹈厲			分夾而進	武亂皆坐	
舞詩篇名	武宿夜	武	酌	桓	賁	般	
舞詩	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無 競維烈允文 文王克開厥 後嗣武受之 勝殷過劉耆 定爾功	於鑠王師邁 養時晦時純 熙矣是用大 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 載用有辭實 維爾公允師	綏萬邦屢豐 年天命匪懈 桓桓武王保 有厥士於以 四方竟定厥 家於昭於天 皇以間之	文王既勤止 我膺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 其高山墮山 喬嶽允猶翕 河敷天之下 哀時之對時 周之命	

他事不必論，即就舞容與舞詩比較一看，無一成合者。王君於六成之數每成之容，是從樂記的，於次敘是從毛詩的。但毛詩周頌之次敘如可從，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別在三處，相隔極遠？故毛詩次序如可從，王說即不成立，樂記的話如可據，則武之原樣，作樂記者已不可聞。因爲他已明明白說「有司失其傳」。現在抄下樂記此一節語，一覽即知其不可據。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我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鄉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節明明是漢初儒者自己演習武舞之評語。輯誓雖比周誥像晚出，却還沒有這一套戰國晚年的話，後來竟說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秦爵三老五更都出來了，則這一篇所述武容之敘，即使不全是空話，至多亦不過漢初年儒者演習之武。且裏邊所舉各事，如「聲淫及商」可於大雅之大明蕩中求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在大明裏。「北出」即伐密，在皇矣上帝裏，「南國是式」在崧高裏。其餘詞皆抽象，不難在大雅中尋其類似。這樣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頌的文詞了。大約漢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詞拿進去，樂記所論，就是這。不然

，武爲克殷之容，而「南國是式」遠在成康以後，何以也搬進去呢？

其三曰勺。現在毛詩裏還有酌一篇。酌勺本一字，酌篇卽勺，歷來注家用之。勺字見儀禮燕禮「若舞則勺」，禮記內則十三年學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熊安生謂卽勺篇。勺韶兩字在聲音上古可通。勺與今在平聲之韶同紐，與在去聲之召小差，而此差是由ㄈ到ㄅ，珂羅倬倫君證此差通例在古代無有。勺以k收聲，韶以u，由k到u漢語及西洋語爲例不少。珂羅倬倫君亦曾證宵藥等部乃去入之對轉，（見他所著漢語分析字典序）我們試看以勺爲形聲之字，多數在入，而約鈞匏諸字在去聲，約且在廣韻與召同部。召與勺在聲音上既可同源，我們現在可假設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散亂，而勺韶在後來遂爲實有小異之名。蓋同源異流，因流而變，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書中韶勺相通處：荀子樂論，「舞韶歌舞」，孔子時尙未以歌舞爲武韶之對待，（樂則韶舞四句，乃後人三代損益之說，決非論語舊文，別處詳論之。）而後人謂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質文篇，以勺爲周文公頌克殷之事，顯見勺與武關係之密切，惟韶可如此來源，與武爲比，若果如內則所記爲小舞，則不當尸此大用。又漢書董仲舒傳引武帝韶，以爲在虞莫盛於韶，在周莫盛於勺，此雖言其異，實是言其同類。大約召樂在魯地者，失而爲不完之勺，遂有小實，然仍不忘其爲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與虞舜之傳說牽連，然仍可見其與勺同類，此例實證其通也。再看其相異：周禮韶勺並舉。然周禮舉事物盡是把些不同類且相出入的事湊成者。如六書六詩，原是不別擇的大綜合。則一物在後來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盡同實者，被他當做兩事，初不奇怪。荀子禮論亦雜舉韶武勺護象箎及八種樂器，然荀子禮論類漢儒敷論，故多舉名物，不若樂論純是攻墨者之言，較爲近古。呂氏春秋古樂音始兩篇舉樂舞之名繁多，獨不及勺，而舉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爲勺者，在魯失其用而有大號。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樂舞唐大，而被遠稱。這個設定似乎可以成立。至於韶酌之字體尤可設定其同源，韶本从酉，其从音者形體之僞；或已成爲召之簡體後，人更加音旁以標舞樂。要之其本字从酉。吳清卿君已論明白，他說：「大澂嘗謂古文召紹韶招昭爲一字，韶之从音，卽酉之變體也。孟鼎作𩺰，字最古而文最繁。亦作𩺰，上作义手形，下作竦手形，與受字同意。受从一手，此从兩手，受从舟，爲承尊之器，此从壘，當亦盛酒之器。古者主賓相見，有紹

介相佑助，尊俎之間，有授受之禮，故韶字从召，从𠂔，从𠂔，此韶字之本義也。引伸之爲紹繼，爲紹承，義亦相近；或作𠂔，見召伯鼎文；或作𠂔，見匱侯作召伯鼎文；或又作𠂔，見召伯虎散文。知召伯封邑與紹繼之紹同，後別作𠂔，又省作𠂔，皆晚周文字。積古齋款識載招觚𠂔字，與埴文正同，阮氏釋作招。故經典韶招二字通用，其實皆紹之變文，省从爲入，再變从手，省酉爲𠂔，再變爲音，合諸器文而互證之，知韶本从酉，不从音也。論語，「子謂韶」，疏，「韶，紹也」；禮記樂記注，「韶之言紹也」；周禮大司樂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此韶紹一字之證。漢書禮樂志注，「招讀曰韶」；周禮大司徒注，「大招大夏」，釋文「招本亦作韶」；呂覽古樂，「修九招，六列，六英」，注，「招樂名也」；此招韶一字之證。許氏說文解字「召廟召穆，父爲召，南面，子爲穆，北面。」家語正論，「祭公謀父作祁韶」；左氏傳作「祁招」；史記李斯傳「昭虞舞象者」，索隱曰，「昭，一作韶」；據此，則昭韶爲一字，昭與韶招亦相通矣。蓋古文屢變而漸失其本，至六國時去古愈遠，古文之本義亦漸晦，漢隸之所從出，又因六國之變體而增損之，偏旁之訛以傳訛者，益不少矣。」案何者爲韶字本義，何者爲其引伸義，今尙不能論定。若謂此若干字皆爲一字之轉變，則斷無可疑。漢儒所加偏旁，每不可以爲據。韶字既本从酉，且作奉酉之形，其與酌爲一字，尤爲近情。金文中固屢見召字不見酌字也。以上一說如果不虛，則今周頌中至少尙有韶之一章。召爲樂之稱，準以夏頌文王，武頌武王，舞名皆是專名之例，得名或和召公有緣。孔子對於韶武覺得韶能盡美盡善，武却只能盡美，未能盡善，或是由於韶之作在武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且武紀滅商，陳義總多是些「征伐四國」「戎商必克」的話。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時候，當是較和平之舞樂，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內則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舞武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尙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對此文舞遂稱曰盡善，對彼武舞還以爲不能盡善。雅頌在孔子時之魯國本已亂了，大約由於喪失，改作，及借用。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必以先已經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則已把周頌借用到他事。韶並已亡於魯。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也」。孔子適齊在年三十五以後，見孔子世家。若韶還存在魯國，孔子不會到了齊始聞到，樂得那樣。韶之大體及本體雖早亡，但從這一個名字流衍下來的却不少。在魯儒家有勺舞，在齊有徵招角招之樂。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召大師曰，爲我君臣相樂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稱道召公，則此處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樂之樂，去初義還不遠。召公之後召虎戡定南國，韶樂當可行於南國，若後來韶既與南國有相干，則南國或有此名之遺留，果然楚辭中存招魂大招兩篇。這裏這個招字當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詞，招魂敍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爲動字，不知敍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勸魂歸家，東西南北俱不可止，敍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將這一篇固有之禮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這一段故事作敍。（楚賦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敍與本文都不相干。）呂覽古樂篇，周禮春官大司樂，皆載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戰國至漢初年多得很了。至於後人何以把韶加在虞代，大約由於虞地行韶之一種流變，遂以爲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書「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指明了他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詩序在頌一部分，雖然說得不大明晰，但還沒有甚支離的話，且頗顧到詩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師說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爲古文學一套中物而抹殺。（毛詩實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秦不甚，或本有淵源，爲古文學者竊取加入其系統內，說別詳。）我們如用毛說，則「維清」爲象舞之一章。呂覽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近人已作論證，象舞應是商國之舊，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時取之。熊安生以爲卽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時有萬舞，左傳記其行於楚，「子反欲蠶文夫人，爲館於其側，而振萬焉」，詩風記其行於衛，「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商頌紀其行於商，「萬舞有奕」，或亦是商國之舊，遠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關係否。

其五曰嗣王踐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於傳記中得到，閔子訪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應是這個作用。我不是說這四篇應該合起來屬一篇。但這四篇中必有如何關係，或是一篇之散或是同類之文。這四篇都不是單獨着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現在

把書顧命抄在上面，把這幾篇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踐祚之容；當甚繁長。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釋。……王曰
 • 烏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
 留。恐不獲誓言。茲予審訓命女。昔
 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
 肄肄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在后
 之訓。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
 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
 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勸贛於非
 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
 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
 宮髦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越七日。癸酉……
 ……王麻冕服裳。由賓階躋。……
 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册命曰。皇
 后凭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
 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
 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
 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
 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
 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闕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
 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縱
 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
 忘。
 訪予落止。率時服考。於乎悠哉。朕未有
 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
 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明保其身。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致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卹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下今在康王之誥)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荍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排蟲。拊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行之。於乎。前王不忘。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按儀節之繁必有重奏)

以上的排列，並非說周頌這幾篇便是可以釋顧命的，也不是說這幾篇是和顧命同一事，也不是說周頌這幾篇原來是一件。不過把這兩事列在一起看，周頌這幾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載芟良耜絲衣三篇屬之，絲衣一篇尤像豳七月末章。稷田是當時的大事，自可附以豐長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殘篇在周頌內，只是此時，或者永遠，尋不出頭緒來了。

約上文而言之，周頌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後，

零亂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獨遭這個厄運者，由於這些物事的本體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變動便大受影響，只剩了些用舊名而變更成了新體的各種舞樂在民間了。東漢末年文化遠普及過西周末年，然靈帝以後之大亂，弄得「中原衆樂淪亡。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釀定雅樂。」東漢之亂尙至如此，遑論西周之亡？

上文中涉及兩事，心中尋繹起來覺得關涉頗大者：一，西周亡時是怎麼個樣子？風雅頌中關係南者何以這樣大？西周亡時，大約是把文物亡得幾乎光光淨淨。因亡國而遷都，都不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亂，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建業來。靖康南渡，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臨安來。東晉文化只靠吳國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諸軍州的底子。照例推去，則宗周之亡，至少應該一樣損失文獻。遑論平王以殺父之嫌，申侯以弑君之罪，自取滅亡之後，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無正兩篇，記載周既東之初年景況，一望而知當時的周王竟成流離之子。且喪亂之後，舊王平王爭位，待晉文侯殺了舊王，然後平王定位。在這情形之下，詩書禮樂帶不出西周來，是當然的。而據周故地者，先是野蠻的犬戎，後是稱中國爲蠻夏的戎秦（見秦盃和鍾及近獲秦公敦），其少保存勝國文物更不必說。所以現在所見詩書關於西周者，應該別有來源處，斷不能於既東之周室求之。那麼，來源處在那里？我想，一是南國，二是魯。

先說南國。照上文說，韶樂與召公或有一種關係，如武之於武王，夏之於中土，頌中既有勺一章，則頌和南國或不是沒有關係的。就小雅論，說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國者不少。出車所記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詩是「玁狁於夷」後「薄言旋歸」者之辭，如果這個南在南國不是南宮，仿佛當時移鎮南之師以爲北征。方叔之方應在西周境內，故玁狁來侵，則侵鎬及方，薄伐玁狁，則往城於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師以爲平南。四月所記又是「滔滔江漢」鼓鍾又有「淮水潏潏」之語。魚在於藻有「王在在鎬」之文，然這可是遙祝之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詩，只「薄伐玁狁」「瞻彼洛矣」涉及西周，其餘皆在南國，或東周區域之內。所記之事，除燕享相見的禮儀外，幾乎大多數是當周室之衰及亡，士大夫感於散亡離亂之詞。大雅稱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頗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關涉南國及東周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漢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丞民中「城彼東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國重

要人物。卽韓奕之韓侯，雖未記其涉南國事，但韓乃近燕，尤不在西周區域之內。只到召旻，宗周旣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丞民以下無不涉南國者。如此看來，大雅小雅之流傳和南國當有一段因緣。

大雅小雅之不盡是西周詩，有確切之內證：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兩無正「周宗旣滅」，猶云宗周旣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從此可知大雅小雅決不是全數出自西周的。又如上節所舉事實，南國成分佔這麼多，若是出於西周，不會如此偏重南國。宗周三百年間文獻，爲什麼要偏於厲宣兩朝之一隅？又大小雅之記喪亂，就辭義看去，許多已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乎兩代的政景，故這些雖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於南國或東周之初。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斷定大雅中總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國傳下的。至於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記禮樂，也許是從南國出來，也許是從在東周保存故周禮樂最多的魯國出來，也許春秋初其他列國中還有些保存的，現在未能決定。不過鼓鍾明言「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則其中關係之大，恐有過於我們在上文所敘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時代論，集在宣幽平時代如此多，以地方論，集在南國徐淮如此多；以事跡論，集在南國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論，集在政亂國破上如此多。若把這麼一套作爲宗周遺物，則由文王算起，大約宗周有三百年，卽令前半詩體不發達，也何至有這樣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國出，這樣時代地方事跡分配不平之怪狀，都可釋然了。

風雅頌之稱恐甚後，自有四始，此四者之界域始判然。除左傳中之僞君子曰以外，戰國末世以前書無稱風者，故十五國風與雅頌各相對，非以國風之總名與雅頌對，季札觀樂時猶然。那麼，雅也是地方之名嗎？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王伯申說：「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雅夏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作子夏。」按夏字雅字在珂氏字典中之標紐古各爲 g, ng, 本可爲一音之轉。詩三百中雅字只一見，論語雖雅夏並用，然未必非後來之分別。果王說通，則雅之爲號亦是地名，與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同，而雅之不出於西周，更添多一證了。

風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時詩，何地詩。二南中之地名，有河，

汝，江，漢，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陟岐周任何地名，當是黃河南，長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帶。二南中之時代，有何彼穠矣篇中「平王之孫」一語，證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語，證其後於召虎多少年，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喪亂而思先烈。又汝墳一篇也言「王室如燬」，恰是在風中對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無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對已如此合符。至於詞句之相同處更多，不待盡舉，且有連着幾句同者，如「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同見大雅出車召南草蟲。又毛序論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實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衛王鄭齊陳都包括很多並沒有節制的情詩。二南之作用實和其他國風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詩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有節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詩，已經上及士大夫的環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關雎為結婚之樂，南有喬木為祝福之詞，桃夭鵲巢為送嫁之詞，皆和當時禮制有密切關係，不類其他國風詠歌情意之詩，多並不涉於禮樂。小雅的禮樂在燕享相見成室稱祝等，二南的禮樂在婚姻備祀成室稱祝等，禮樂有大小，而同是禮樂。南之不同於風而同於雅者既如此多，則說南雅出於一地之風氣，可以信得過去了。

說到此，不由不問南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了。周室之興，第一步是征服周在西方時的四鄰所謂伐密伐崇戡黎者，這時候文王對於諸夏僅做到斷虞芮之訟而已。第二步是東出，武王只做到了誅紂，祿父還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監着罷了。到周公乃真滅商，以封曹，衛，魯，燕，等國。成王時又北出滅唐，以封唐叔。記南國開闢事最早見者是「昭王南征不復」，其前在成康時如何形狀，現在全無明文可見。大雅小雅開闢南國各詩，毛序皆歸之宣王時，但國語載宣王事多非善政，既敗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師，又與魯難。厲王和幽王並稱，當是戰國時事，厲公只是嚴厲，為國人所逐，彼時之周尚強大，能將熊渠之王號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厲王，也甚可能者。且仲山甫城齊乃夷王時事，吉甫於烝民中誦之，則吉甫諸詩容當在夷厲之時。周之開南國當是很長久的事，南至江漢，封建諸姬，至楚與乃盡滅之，左傳「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這樣子決不是一時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時代開闢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軍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發達文化。且這一片地中很多古國子遺，或是所謂諸夏者之舊（此說別詳）。新民族之周到了舊文化區域（即諸夏）之沃野千里中，更緣邊啓些新土宇

，自然發生一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他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這一片地有直屬於王室者，有分封諸侯者。直屬於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諸侯統於召伯者曰召南。在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禮樂，自然可以來自宗周，也可出於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及宗周政亂，這些地方大約也很受些影響，平王帶着弑父弑君的罪名，來居維，實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來，這些文物的南國當不能如厲宣時之盛。不過在楚未大時，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莊王末年，楚始強大，伐申成隨，弄得周人戍申責隨，從此不久，楚武文兩世把南國幾乎盡滅了，江漢間姬姓的勢力全完失了。成隨後四五十年間，楚逼中國之勢更大，齊桓公遂稱伯伐楚，宋襄魯僖晉文繼續對付南來之逼迫，為春秋之最大事件。晉兩次受伯，一次以義和輔周之東遷，一次以重耳城濮之敗楚，兩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於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國滅於楚，所謂南國之壽命大約從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後六七十年間，總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歷史。

以上一段不是牽引的話，乃就史記周本紀楚世家十二諸侯表左傳國語及詩之本文輯合起來的。南國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謬說可借以掃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陝西陝東之論。周公稱王滅殷在武王成王間，其時之召公奭只是一個大臣，雖君奭篇中亦不見他和南國有何相干。開闢南國是後起事，那時召伯虎為南國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幾世了。周室既亂，南國既亡，召伯之遺愛猶在，南國之衰歷歷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見之。亡於楚後，南人文化尤為中原所稱。如論語「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孔子到了陳蔡遇到些悲觀厭世或達觀玩世的人，顯係文明之遺留。到孟子時，纔以南為楚而誡之，忘其為文物之遺，猶之東晉人仍謂中原舊族為「先帝遺民」，宋齊以後並北地漢人亦稱為索虜矣。秦時始以陝分中國為二。儒者忘了歷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為一人，以至於把東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為同時，更從秦人關內關外之觀念以陝分二伯。漢初儒者實不知史事，司馬遷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後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東周且不知，自然會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戰國人造母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蠻族加入師中。不知周人自讚他的文王之詩，也不敢說這些大話，只舉他伐崇懷虞芮而已。

書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書都不是一類，且時代前邊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後邊接不上文侯之命。來源頗可疑。詩中有「生甫及申」語，皆「南國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國之一，甫刑又記苗事，當亦是南國典書之子遺者。

南國而外，詩書從魯國出來的必很多。魯國和儒者的關繫，儒者和六藝的關係，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戰國初年的儒學，多是由所謂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漢初年的儒學，幾乎全是從齊魯出來，這些顯然的事實還都是後來的。我們且去看詩書在早年如何流行。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句話裏有一矛盾處，書之用爲泛名，經傳皆曰書，是甚後的事，襄昭之世尙不至此。論語中尙且以書爲今所謂尙書之專名，則觀書只能觀出所謂周書者來，不能觀出易象與魯春秋來。易和儒學魯國之關係最淺，論語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學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從下讀，引見經典釋文。）而易之傳授見於儒林傳者，和易之作用見於左傳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當爲漢代事，和周公無干。春秋比附於周公又是古文學之僞說，前人辨之已詳。此處「見易象與魯春秋」，顯是爲古文學者從國語裏造出左傳來的時候添的，以證其古文說，而不知和上文觀書之書字矛盾。這樣看來，見易象與魯春秋應是爲古文學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觀書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禮盡在魯矣。伏生所傳周書有堯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維誥多士毋劓君夷多方立政顧命批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堯誓鴻範出來應甚後，文詞甚不古。堯誓已是弔民伐罪之思想，和詩所記殷周之際事全不同義解，當和湯誓甘誓同出戰國，其時儒者爲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弔民伐罪之論。洪範更是一套雜學，有若呂氏春秋之目錄，齊國五行學者之綱。周書的前端兩篇如此，後端則批誓已經余永梁先生考證其非伯禽時物，應和魯頌同涉僖公。甫刑一事，上文已說其可出于南國，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東周時物，當另有來源。且以秦之介乎蠻夷間，斷難流傳其文書于河山以東，恐怕這是伏生故爲秦博士，由他傳書的痕跡。至於中間由金縢大誥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說周公成王間事，誠可由此感覺到「周禮在魯，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則韓宣子之言卽周書大部分出于魯國之證。又大誥乃周公稱王東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將老歸政成王之書，周公佔這麼大的成分，周誥幾乎全成了周公之誥，周書幾乎全成了周公之書，周書中

這樣偏重周公，何以二雅周頌中不及周公一字，詩書相反若此？且金縢裏邊的話，只有周公之黨與裔可以這樣說，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獨有周公居東數年的話語為大典章，則今伏生所傳周書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無疑。而伏生所傳周書大部分出于魯，即出于周公之黨與裔，亦可信矣。然則周書只是魯書，入戰國而首尾附益了幾篇，有來自別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漢所傳。

詩中可疑為魯者，為豳風。我一向相信豳風應在岐周，但現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風是由魯傳出。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為魯國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釋鷓鴣之文，異常不通，鷓鴣本是學鳥語的一首詩，在中國文學中有獨無偶，而金縢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間事，必是鷓鴣之歌流行之地與金縢篇產生之地有一種符合，然後才可生這樣造作成的「本事。」二，左傳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詩中只見于此處，而東山征戍之歎音，「無使我公之歸兮」之欲願，皆和「周公之東」情景符合。至于七月申詞句事節頗同雅頌，亦可緣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為情理之常。三，呂氏春秋音初篇，「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今破斧正在豳風，雖附麗之事不與呂覽所記者同然起興同者每是一調之變，詩經中此例甚多。有此三證，則豳風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東方殖民之新豳，當是可以成立的了。至於雅頌中有專自魯國出來者否，未可知。

除南魯兩地而外，為詩書之出產地者，尚有宋。箕子之守朝鮮，實以相土時即有遼東（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時戡定之海外，舍朝鮮遼東更有何處？）故宗周雖亡，猶可保守東疆，如晉宋南遷，只以遼東文化不發達，後來乃忘了這一段故實。微子朝周，實等于劉姓宗室向王莽獻符命，所謂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來陪襯比干箕子，當是他的後代宋國的話。殷在亡國時，疆土大，勢力也大，牧野之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雖把紂殺了，武庚猶有商國，及周公居東，三年經營，才能滅商，遷殷頑民，到底不能絕殷祀，並用些恭維話，稱商之德，安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無封爵之號。周朝的習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然子並非姓，宋國女子以子為號，與箕子之子，公子之子，當是同義。至於公之一辭，本是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稱，詩書所記都這樣，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號，（此一說別詳）。所以宋在立國上本有些不

同于諸侯者，在遺訓上當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數次被周人掃蕩一空，宋在初年當沒有若何的事物可紀。到春秋時，中國之局面大變，周室等于亡國，中原無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於衛鄭，荆楚北窺，盡有南國，諸夏文化，幾乎又要遭一場大厄，齊桓拿這些號招做了一番伯業，宋襄公跟着又灰復他的國族主義了。商頌即成于此時，若末一篇殷武，直說襄公伐楚的事業，這本是三家舊說，趙宋人有信之者，而羅泌考證以荆楚一詞並非商舊更是明切。商頌既為宋頌，則商頌必自宋出。若書中之宋國成分，則當于商書中求之。湯誓疑是戰國時為「弔民伐罪論」者做的，可別論，盤庚三篇文詞不如周誥古，而比其他所謂虞夏商周書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記前代之典。若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詞論，當更後。高宗是儒者所稱「三年之喪」一義之偶像，西伯之稱當是宋人稱文王者，周人自稱曰文王，商宋人稱他曰西伯，詩雅頌絕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斷無稱他這一號之理，猶滿州決不會稱他的先世為建州衛都指揮。殷周之際很像大明與滿州之關繫，明已亡其半，猶對清說，「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史閣部答多爾袞書）清虜在初年雖和中國已動干戈，還並不敢對明有貶詞（皇太極侵明告示中可見），直到其帝玄暉纔為詭辨，說「得國之正無過本朝」，謂本是異國也。此可解釋文王西伯之稱，實因周宋而異。然則西伯戡黎又是宋書了。微子一篇說得微子不是降周為山陽公，崇禮侯，而是遜世，這也很像是宋人曲為其建國之君諱者。就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書大部分是宋書。

此外尚有一國恐怕和儒者所傳之詩書有不小關繫者，即衛國。衛國所據本紂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國。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時代魯國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徹」，竟須借衛國所存以正魯國了。風中亦以衛詩為最多，而衛風即是北音。呂覽音始篇，北音之始為燕燕往飛，今燕燕于飛在北庸衛。

西周亡，文物隨着亡，南亡，而「周禮盡在魯矣」。「詩三百」孔子時已經成了一個現成名詞，則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稱雖成，然孔子所見詩和我們所見還有些甚不同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已不在詩經，猶可說孔子嫌他不通，「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刪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

見碩人，下邊並沒有「素以爲絢兮」，這是孔子注意的話，也不在了。左傳襄二十九年所記吳季札語，不知有沒有古文學者改動，若不是改動過的，則至遲魏文侯時，詩之次敍已和現在所見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禮記引詩分合處常和現在所見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見者，不知是名稱和今見毛詩不同或是遺失。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豳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好幾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風，甚可怪。王靜安先生以爲詩樂早已分傳，恐是。果然這樣，則雅南關係之切，上文所舉外，又得一證。總而言之，詩各部分之集合，應當成于孔子之前，雅頌南鄭之名均見論語，其後流傳上大同小異，入漢才有現在所見的「定本」呵。

論語說書處較少，恐怕孔子所見只是些魯國所傳的周公之書，也許有些宋國所傳的殷家之書，「諒闇三年」，「孝乎惟孝」，以論語記高宗之說推之，恐皆出自商書。戰國時大約尙書大擴充了一下子，虞夏傳說，弔民伐罪各種理想，一齊搬進。大誓總是戰國時儒者所傳一篇重要書。入漢而伏生爲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書假書永是鬧個不已，只鬧到齊梁人大船頭上二十八字。詩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後不過是些少出入，書之集合在孔子後，從來鬧着大變動。詩書在傳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們上文所敍，可供人設想詩書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證其時代。我也斷定儒者所傳六藝都是和十二諸侯年表一樣，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徵夏，宋不足徵殷，雒京不足徵周。

附記 以上匆匆論詩書之成分，只談到輪廓，其詳細的問題待繼續考核材料，搜集證據。我的朋友余永梁先生近謂方言頗和詩書中語有可比較處，正作這一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敍確實得多的知識。